

■书 评

# 所有的故乡都需要一块文学飞地

——读龚静染新书《我们的小城》 □成都凸凹

诗人龚静染写给故乡的书中，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随笔、散文，惟独没有诗歌。为什么会这样？读了他的近著、文学作品集《我们的小城》后，似有了答案。龚静染的故乡是座小城，在乐山治地上，叫五通桥。以前，于我，五通桥是无名的，因而知之甚少。现在终于得晓，在一些时间节点上，五通桥实则是一处丰饶而富有大名的所在。它的历史、山水、动植物、边地口岸、美食、故事，尤其昌鼎一时的盐业、抗战期间名人出没的流寓文化，无不对它的丰饶作出多维至繁复的指证。正是这种丰饶和繁复的城堡式文化堆积，让诗歌的介入与言路，显出捉襟见肘、担雪填井的窘况，露出勉为其难的一面。这当然不是文种式样的对与错，更非高下之分，实则是诗歌的功能与表达的美学原则要求使然。由是，诗歌是不堪承载这位叫龚静染的作者对故土的精神还乡的，或者说诗歌这门从喻说、从高蹈、从短制的艺术，没有非虚构作品和小说来得立体、全面、深入、明白和踏实。正是基于这番考虑与归认，出了十余种书、也为故乡写过不少诗作的龚静染至今也未给故乡献上一部专门的诗集。

《我们的小城》就是一部只收入了非虚构作品和小说作品的书。非虚构、虚构，两种南辕北辙、完全相左的向度与立场，被作者硬生生扯在一起，来了个软着陆。二者的艺术走向各异，却有着同一宗艺术目标，那就是，从当下的河流枯臭、帆影成空的故乡退回去，退回到童年的故乡、民国的故乡、明清的故乡、唐宋的故乡，从广大的历史中提炼故乡的美与味道，藉此为现时的物的故乡，再造一个文学的故乡、精神的故乡。这再造的一个故乡，它隶属于故乡，又仄身超拔于故乡之外，实乃故乡的一块飞地。是的，龚静染著述《我们的小城》，完全可视作他为自己的故乡开辟一块飞地。他说：“关于五通桥，从写作的角度我对它有三个思考。首先它是一个盛于清民时期这个大时代下的小城，这是时空；其二它是川南的一个大盐码头，这是地理；其三它是与我的童年相关的故乡，这是生活。这三者是我写作取之不竭的源头。”

故乡是人类的入口，也是我举证



凭、行走的护照和人生参照物，更是人类的落叶地与灵魂出口。人类最美好、最持久的集体性情感，无不牵挂在故乡的地标上。是以，所有的山水都需要成为故乡，所有的故乡都需要匹配一位作家、一块文学飞地。为故乡五通桥设计、开辟、建构、修葺、匹配飞地，龚静染从三方面作了有效探索与艰苦努力。

写非虚构，实打实写。《我们的小城》收入非虚构作品15件，大致分为三类：写人的有《理发匠轶事》《画肉票的人》《关姨》《乱世书写者》；写物的为《两条河》《花盐》《乡食记》《又见榕树》《神秘的嘉州》《岷峨风物忆》《三江厨酿美》；第三类《我的小学》《忧伤的车站》《我去了外面的世界》《流寓时期的小城》，写人又写物，人与物杂糅其间，相互穿梭，颇有人景交融的生动语境。但不管写什么，作者都给自己设置了一条底线，那就是，实打实写，绝不玩虚的——不像有的散文作者那样，胆大得可以胡编乱造，把散文随笔当小说写。实打实写，说来轻松，下手却不易。从外象看，为了把五通桥从泛黄残损的文字中

提拎出来，龚静染查阅了数以千万字计的古籍和历史人物书信。他还无数次行走在童年的市廛街衢，以及小城五通桥周遭几百里幅员的地理脉径，无数次地田野考察、穿村入户，飞南飞北在全国各地采访风烛残年的老人逾百位。从内象看，追索、还原事物本相，已然成为作者（读书人）良知、道德的艺术本底和语叙信仰。正是内外的对位、共同作为与发力，使龚静染的非虚构成为实打实的非虚构。如果说作者故乡的方舆志因此得以修正和补扩，蜀地一方重要地块的断代史得以勾续，实属自然。这也是作者在回报家乡的行动中修得的一个功德。

“今天，有很多关于散文的讨论，各种意见自是异彩纷呈，但最重要的，还是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情感，以及基于这两种真实之上的有根有据的体悟。不然，任何路径都会成为散文的歧路。”阿来对散文提出的这个标准，仿佛专用来指出和褒美龚静染的。15件散文中，我个人最喜欢《忧伤的车站》，作者的文学功力，文学态度，尽显其中。说它是父亲题材散文的上品，不为过。

写小说，虚功实做。《我们的小城》收入小说作品三件，皆为中篇：《云豹》《失踪记》《轻舟》。但凡非虚构能够为作者的故乡建设出一块作者满意、作者故乡亦满意的文学飞地，作者便不会狗尾续貂，再用小说的方式修葺飞地了。任何一门艺术都有自己的局限，非虚构的第一要义就是寻找、挖出并呈现一个实字。可是，你寻找、挖出的就真的是实？即便是实吧，那呈现的过程中，你能保证没有遗漏和偏差？最大的问题是，太多的实，在时间的折腾中，暂时甚至永久消失了。如此困境中，非虚构中的实，即我损的实、缺失的实，还能承担为飞地打基的使命？再者，较之小说，非虚构在建构细节、温情、趣味、内心和故事等方面，也是大大逊色色的。而故乡的飞地，必须是全面的、完整的，比故乡更真实更美好的飞地。所有的这些诉求，正是小说进入的理由。读这三件虚构作品，你会有个感受，除了主角人名是虚构的，其他全是非虚构。小说中的地标、风物，完全可以在故乡作实地唤魂与对应。其他的虚构，也有着推理严谨

的同时，也产生无限的想象。“它的灵魂/一次次被根号分割着/残存不多的语言被分割着/……车在废气中不打着/灵感在不朽中污染着”。在诗人展现的这样一幅后现代倒错、荒诞的图像中，灵魂可以被数学的根号分割，语言可以被分割，天空、云朵……一切似乎都可以被分割！我们将怎样安置那被污染的灵魂呢？这首诗丰沛的信息量和张力，让我想到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只不过，画家用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北宋都城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的少年诗人却以他独特的像数学一样单纯的视角，把这个时代复杂的精神图像，用叠加、穿越、折射、隐喻、折叠、粉碎等方式，浓缩在一首短诗里了。用他敏感而充满陌生化的想象，把我们生活中麻木、倦怠、习以为常的词语、事物、行为、像痣一样的身体特征等，自然地柔和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当下后现代精神拾荒图。在一次读完他的《2017》后，我着实诧异于他的诗突飞猛进的大胆、成熟。语言干净，犹如青草般自然，有着没有被这个世界污染的诗意的自由和率性。特别是读到：“2017/可爱得很/细腻得很”这样如天籟般自然又充满童真趣味的诗意流淌，感觉2017就像一件心爱的毛茸茸的宝贝，颇富质感，完全与冰冷的时间无关。我的内心仿佛也被一丝甜蜜和温暖充满。小江合的诗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2017作为年份，它四季的冷暖、它人间俗世的复杂、它滴嗒滴嗒的时针指向、它光阴中的空间，在小江合的文字里被一一过滤掉，被抽象了。像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艾伦·麦席森·图灵，用神秘又简单的方程式，为我们描述这个充满了生长、发展、混乱的世界，而小江合则用文字描述了他感知的最单纯的生命初始状态，然后让它进行演变。“然后/时间背后/你的眼睛闪烁/黑夜旋转着/淡蓝色的星星一颗一颗/藏在轻轻的云后/当然/冬日的太阳没那么简单/吉他混合着琵琶/粗粝的香气/当然/2017/可爱得很/细腻得很”。在这有序与混乱之间的物态世界里，小江合无意为我们打开一个通向艾伦·麦席森·图灵的视角，即艾伦·麦席森·图灵为人类发现的奇特而难以置信的生命的秘密，可以用最简单的数学方程式描述最复杂的生物世界。正因为此，人类才发明了计算机。这就是小江合的厉害之处，他轻轻松松、自然而然就抵达了生命系统的核心！也许冥冥中，超乎寻常、脑洞大开的天才都是相通的，没有年龄、时空、学科的界限。

一个诗人仅仅对词语、语言有移动的天赋，而没有一颗对他者和世界的仁爱之心，也不是最好的诗人。犹如黑鹰，部件再好，发动机有缺失，也飞不上天空。难得的是，小小年纪的林江合，却有

细密的逻辑上的真实——至少达到了我没有证据说服你，你也没有证据推翻我。就是说，小说的出现，专为捕捉四散在时间雨林中的实而来。研究、比对这些小说，会发现，它们无不是作者向李劫人《大波》致敬的收获。

无问虚实，向木匠学习。制一只玲珑的玩具，打一套别致的家具，建一幢巍峨的宫殿，面对出现在世上的一件一件全无重复的作品，木匠笑了。从虚到实，从无到有，木匠在设计、选材、下料、布工、组装等工序中施加的手艺，恰比作家的文字，“像刨花一样绚烂，带着某种劳动的美感”。跟诗人、作家一样，木匠一个人就是一座工厂，一个人就是一部工种大全。车铣刨磨钻，钻镗锯铰镗，研磨削雕磨，全都顺着他的内心、眼睛和肌肉游走，所有的虚词皆与实词结对，所有的形容词都与动词伴行，并最终在一双巧手上具象成像，宣示时间和人类学的价值观念。用虚实相切的手法与路线，最终结晶出本质的坚果。我以为，这正是龚静染将这本虚实混编的新书的自序命名为《向木匠学习》的原因。再说一句，作家与工匠的胜利，都是想象力、创造力与精湛手艺的胜利。文法一凸一凹，木技一榫一卯，皆实打实真功夫，来不得半点走展与假打。

“每个作家都会把独有的生活带入作品，特别是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小城之外的想象与虚构。我未来的写作，仍然会从故乡的地缘扩展。其实一个作家不需要走得太远。大概，我一生也走不出那座小城。”龚静染开宗明义告诉我们，他一生都会守着故乡，在故乡的专属领地，打井掘池，开土熬盐。即便故乡的盐流离失所，也能藉一块飞地，重返故乡。

可是，你醉心于自己邮票那么大地块地方，在自己的童年语汇中自娱自乐，文本如斯，读者读得下去吗？“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藏在字里行间，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你不知道的东西……尽管如此，你想知道它们，没有什么能阻止你这样去做。”加拿大诗人作家阿特伍德对卡佛小说的独特理解，作家，也完全可以挪作对龚静染作品的有效回答。

《我们的小城》，龚静染著，重庆出版社2017年10月1日出版）

一颗对他人和这个遭毁损世界的仁爱之心。那首《他》就是例证，整首诗是一幅带着忧伤的现代农事图，“他沟壑纵横的手/攥着他那赖以生存的锄头”，两句简洁的素描就勾勒出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农人形象，活脱脱站在眼前。笔锋一转，“今年不是一个丰收年”，小麦的挣扎，“迂腐的秋风”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杜甫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整首诗的氛围、空间和气象一下子高远、穿透、恣意了。接着“他站在父亲、父亲的父亲、母亲……代代困在春天的土地上/他轻轻把冬天放进胸膛/……”在这里，我看到了乡村赖以生存的土壤上，农民依然一代又一代重复地劳作，重复地与季节抢收成，重复的贫困与胸膛里那若明若暗的火焰……就在被一种浓烈的忧伤笼罩时，诗人林江合突然现出神来之笔：“远隔着神、信徒和异教徒/村子的那头/是寂寞也无法摧毁的清清的南方”是怎样的天资和修为，让一个家境优越的少年能感同身受这块土地上司空见惯的沧桑？感知他们世世代代的艰辛，与那一颗永不丢失的坚韧的初心，犹如无法摧毁的清清的南方！的确，年仅15岁的小江合凭着他他对弱势群体天然的爱的情怀，以及他超然地驾驭现代汉语诗语的能力，用广袤的视野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穿越光阴、折叠时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悲悯图像。这类充满悲悯、仁爱情怀的诗歌还有《电梯和哈密瓜》等。小江合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诗意提升和非凡处理能力借一只苍蝇的眼，洞察了人间的世态炎凉：“盘旋在嘴边的苍蝇/依稀看见/门缝外/拾荒者麻木的面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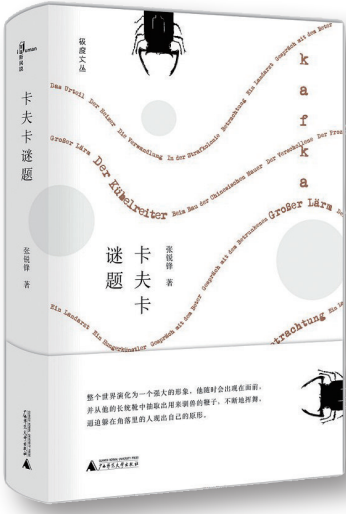
林江合诗歌中的天赋异禀随处可见，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常常忘记他的年龄，被他诗篇中的那些珍珠、玛瑙、宝石、星星等所吸引。比如“树的旁边有一个矮胖的神/神左手拿着烤羊/衬衫的第二颗扣子敞开着”、“潮汐日夜叩着我的门/字母像思念一样涌来”，如此清馨、自然、俏皮、又具有诗意闪光的句子，在小江合的行文流水中处处让着灵气。如果说林江合的诗是语言朝向自身的优美，他的诗才、天赋让我折服。那么他的《空白》完全超出少年心智，超越地域、人性，直接与死亡对话的篇章，就让我心里在暗暗佩服的同时，不得不咋舌了。死亡是哲学的终极命题，当然也是诗歌的。当我们谈论大诗人时，死亡往往是他们在诗中探入最深的一部分。而对于15岁的小江合，他在《空白》中是这样用语言穿越死亡的：“死神的气息坚硬得像春天/它将会与哪片空白/在病快快的阳光里/谈谈未来？”他把描述死亡的联想，在下意识的舒张和收拢中，提炼到另一个新的疆界。难怪，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乌也感慨，诗歌总是让哲学惊悚！

《我必须宽容》，林江合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1日出版）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卡夫卡谜题》，张锐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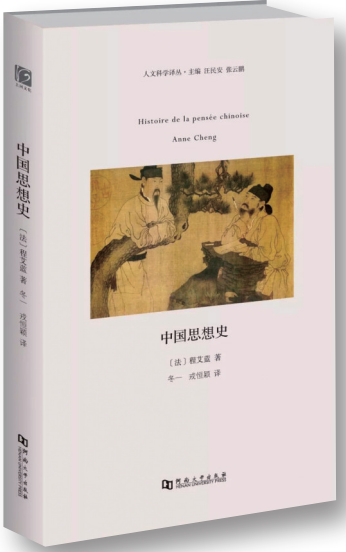
最初在5年前以片段刊发和整合出版的方式同时问世的《卡夫卡谜题》，是作者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醒目标记，它使得已持续20多年的“新散文”探索，在文体形态上又显现出了新取向和新风貌。原先在“新散文”中发展得很强势也很摇曳多姿的作者一个人的声音和一个人的形象，到这里从单数变成了复数，从一个腔调的变化、一个视点的游弋，变成了双声对话、复调错综。相应地，作品中展示的内容及其形式架构，也从单线单边的推

进和累积，转向了双曲线式的对称延展和交互关联。

87个主题引领87篇笔记，如星辰在天、灯火在野，虽只是点点微光，却照样驱散满目漆黑，把一派夜色辉映得光亮可人、清晰可辨，并且也暖意十足。恰如作者在书前自序中所说：“我陆续阅读卡夫卡的各种作品，包括他的书信和日记。有时也做一些凌乱的笔记。我是一个树林里的打柴人，将收集的柴火堆放在一起，并在带着斑点的一片阳光里捆紧了我的柴捆。我知道，冬天用来取暖的火焰就藏在这些枝条不太规则的形象里。”卡夫卡在这里是否显出了真身？卡夫卡的各种作品在这里是否得到了彻解？一句话，卡夫卡的字面 and 文思里贯穿、隐含的谜题，在这里是否都揭开了谜底？这些问题，都与《卡夫卡谜题》有关，也都有理由在读完《卡夫卡谜题》全书之后再作省思。但《卡夫卡谜题》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关键价值，归根结底并不在此。

卡夫卡和他创造的文学世界，之所以成为一个谜面，或者说卡夫卡的每一篇作品之所以都成了一个谜题，关键在于接受和解读他的“我”对自己深陷其中的写作习惯和话语模式产生了不满和警觉。这是卡夫卡的作品成了“我”意识中的一片树林，而“我”则扮演起樵夫的角色，穿行林中，四下寻觅，一心一念要在这些打柴柴火，以备御寒过冬之用的全部原因。卡夫卡谜题的成立和破解，都以这一原因为前提。在文学表达和文学思维上还没有匮乏感和警觉心的人，不会意识到卡夫卡谜题的存在，也不会发现作者在《卡夫卡谜题》里所发现的一切。反过来讲，《卡夫卡谜题》在文本生成的意义上最要紧的一点价值，就体现在它把一位本已非常熟练的写作者重新拉回了感受世界和表现这些感受的起点状态。在这个起点上，作者和作者理解的卡夫卡，以及作者用以表达他这种理解的文体，都一起再度出发，踏上了新的里程。

《中国思想史》，〔法〕程艾蓝著，冬一、戎恒颖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在文化和文学多边越境、相互穿梭的“走出去”已经成为客观常态，而不再是一种悬空的想法或者待定的选择的当今时代，比以往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起来。不过，我们常常把这种需要简单地处理成单纯的“知彼”。尤其是在“知彼”本身已经很艰难的情形下，确实很易陷入求知过程中，淡忘了“知彼”的初心仍是为了更好地“知己”，特别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住我们自己与各种“彼”的力量相处和交涉时的立场、姿态和做法。换句话说，在认识他者已成为当务之急的特定时刻，与其慢慢去了

解别人生活的一般状况是怎样的，不如首先了解别人是如何认识和理解我们的。很明显，后一方面，可能会更直接、更有力地决定着别人面对我们所思想 and 所作所为的可能取向。

法兰西公学院中国思想史讲席教授程艾蓝（1955—）所著的这部《中国思想史》，可谓一部足以鲜明凸显“他者”视域特色的“我们的思想史”。作者是生于巴黎的华裔女性，生活、成长和受教育的主要地点和从教治学的职业背景，都在法国，但至亲家属又曾多居祖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思想学术的第二个春天来临之际，她一度就读于复旦大学，对当时中国人文学术乍暖还寒的社会际遇以及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领域学理念和治学逻辑初现的新陈代谢气象，有过切近的感受。这些相对于我们既有“己”的一面、又有“彼”的一面，既包含着内在于我们的某种视角和意识，更呈现着远在我们以外的欧洲知识和欧洲思想的参照和根基的复杂体验，为这部中译本厚达800多页的《中国思想史》注入了独特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以全书逾46万的汉语字数来看，上下4000多年中国思想流变全程的承载量，显然是非得用巧劲儿才能挑得起并且挑得稳的一副重担。在这点上，作者不但没有采用某些小马拉大车的简编本大叙事著作所常用的减法加工，相反，还坚持对中国思想史展开历史序列完整的全景观照。全书六编22章，从勾勒周周文化和孔墨学说的“中国思想的古代基础”开篇，继而聚焦庄子、孟子、老子、荀子、法家、阴阳家、《易经》的“战国时期的自由交流”，再到梳理两汉思想汇流和分蘖的“遗产的修整”，进而延伸到探究南北朝至隋唐“巨大的佛教震撼”，以及宋元明持续6个世纪对佛教冲击既迎且拒的“融佛后的中国思想”态势的分析，最后归结到清朝至20世纪“近现代思想的形成”。

所有在寻常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里被提及的重要人物、重要文献和重要现象，在这里都无一遗漏得到了关注。不同的是，熟悉的论题细节和文献个案，在此形成了不少迥异于国内通行的思想史著作的匹配和诠释，而支撑其后的，则是一直在依着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和文献基础不断发展变化的欧洲汉学的总体知识脉络。按照作者为中译本特地写的弁言所述：“摆在中文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既是一部从上古至现代的中国思想史，也是作者中国和欧洲双重文化身份造就的对这段历史既内又外的解读。”事实上，从作者自感是“既内又外”的解读中显露出来的“外”的一面，尽管带着些微或许是由多番转译所致的征引史料文献的无意疏失，但总的看来还是神完气足、活力四射，满含着激发人思考的知识趣味和精神能量。而这，很可能就是这部著作经汉译而回转的中国的最重大意义和最可贵价值。

## 向一位少年诗人致敬

□潇 潇

